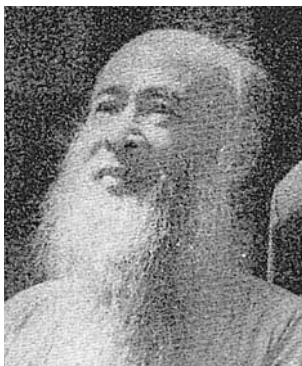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張大千傳

(三四)

## — 移居圖



／王家誠

張大千在訪客和記者面前，會半開玩笑地說雯波：

「我這個太太，是最笨的太太。」

調侃他和他都僅有初中一年半的學歷。見女記者聽得有些尷尬，他補充：

「不是客氣，我跟妳說的是真話。」

談到雯波的個性和年輕，大千不禁帶著幾分驕傲說：

「她唯一的好處，就是脾氣好，不過說她沒有脾氣，還挺有個性，齊白石高抬她，她還不受（按指在北平白石主動收她為門生事）。不管畫或不畫，她在家中照顧我，真是無微不至……」

他以得意的口吻稱讚雯波：

「當初和她結婚時，我的鬍子才白了一點，兩人出去時候就有人說：『哎呀！張先生，您跟您的小姐出來散步

啦？』我已經討了便宜，現在更好囉！

更有人說：『您跟孫小姐出來散步啦？』

我可是高兩輩。」（註一）

大千詩詞中，未見對那位夫人有溫柔浪漫的詩篇，但民國四十一年農曆四月上旬，將離阿根廷前寄雯波的〈唐多令〉詞，少有地表現出相思和纏綿的一面。

東方的暖春，在地處南半球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，卻是多風多雨的秋天。客中寂寞的大千收到雯波述說別離後愁思慵懶的信函，和附寄的近照，當即賦詞作答：

「節物變清商，西風生畫涼，裹春衫淺淡梳妝。肯說別離情味苦，任繡被，罷薰香。 愁畫兩眉長，歸飛雁帶霜，恨穿簾紫燕成雙，況是新來風

雨惡，待蓬茶，蓋鴛鴦。」信寫：

「（雲山萬重，寸心千里），作於布宜諾斯艾里斯。

四月七日得雯波三月二十五日復書，並賸近影。故國春酣，此邦已金風送爽，天南地北，離索何堪！隱括書依〈唐多令〉賦此。阿爰。」（註二）

大千返回香港，已經是粽葉飄香的農曆五月。不久之後，他把盟弟張目寒由台灣邀到香港，名義是共商移民阿國計畫；實際大千心意早決，僅在於增強他的信念而已。

考慮到兩年多在港、印兩地負債及龐大的移民費用，除自己作品抵償，不免要出售心愛的古畫。最值錢的莫過於鈐有范陽野老頓立夫為他幾幅特藏品所刻：〈南北東西只相隨無別離〉的〈瀟湘圖〉和〈韓熙載夜宴圖〉。

唯出售瀟湘圖和夜宴圖，震動一時，造成許許多多的爭議。

根據張心一的說法，當時香港有位財力雄厚的外籍古董商麥士泰，願出高價買這兩幅珍寶，為大千所拒；他的原則是寧願低價賣給國人，卻不願國寶流落海外。他把畫以五萬美金售予香港古董商陳仁濤，再由陳仁濤轉手，歸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。（註三）

據傳蔣中正總統對大千贈墨荷給毛澤東和賣瀟湘圖、夜宴圖給中共，頗不

諒解；其後經雅好藝術的宋美齡夫人從中勸解，蔣總統才逐漸釋懷。

大千好友葉淺予透露，原對大千敦煌行懷有成見的中共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，經過此事，對大千印象已有改變，他說：

「張大千還不錯，這幾張畫本來可以賣給外國人，價錢還可以更高，但是他願意賣給我們，給自己的祖國，像這樣一張畫五十年代能賣好幾萬，現在就更無價之寶了。」（註四）

白巍著《張大千——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的巨匠》〈海外遊子〉章，對大千售畫的說法，意思與前述二則相近，但註解中所引用，曾在美國堪薩斯大學任研究員的陳傳席的文章〈張大千出讓名畫給大陸的真實內幕〉（註五）

陳文依據中國美術史研究家席克曼的說法：

民國三十九年六月至四十二年七月的韓戰結束未久，大千把這批珍寶送到美國待價而估，索價很高。與堪薩斯大學討價還價期間，美國政府下令不得收買中國藝術品，使校方徒嘆奈何。大千把畫帶回香港後，由大陸收購（傳係鄭振鐸親赴香港購回）。

待美國政府解禁之後，大千便把許多收藏名畫，以高價賣到美國各博物館。

陳傳席並指出，另有兩位在美的中國學者（中國美術史研究者），也有和席克曼類似的說法。

大千入室弟子孫家勤接受電話訪談時（九十一、二、十四）表示，瀟湘圖和夜宴圖，大千僅交付一位香港古董商，並未指定賣給誰；後來卻有一批古畫賣給美國石油大王顧洛阜，顧洛阜曾出版過專冊。

在港畫家秦子奇和周士心合作的〈雲山圖〉，頗有二米和董其昌的神韻。其合作的〈竹外桃花〉和〈歲寒三友〉，既像元人風格，又受陳白陽和吳昌碩的影響。三十九和四十年冬天，一回到九龍呢宴慶，兩人就持畫請他指教和題跋。

大千有感於很多中國正統畫風，被淺識之輩誤稱為日本畫，所以常在題識中加以標明；如前述鮑少游的〈雲中牡丹〉、三十八年初旅台灣的〈春暉圖〉等。四十年秋，以黃鶴山樵筆調畫日本名勝江之島則題：

「江之島島外奧宮外景，以山樵法寫之，非倭畫師所能夢見者。」（註六）。從日本、台灣歸港後所作工筆濃彩的〈簪花圖〉題識，也有這種作用：

「辛卯之十一月呢晏慶擬周文矩筆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七）  
半年後的四十一年初秋，大千重看

抗戰後期，大千居成都東郊沙河堡，和嶺梅夫婦往來頻繁，贈畫無計其數。近年大千無論在大吉嶺、香港、台灣，經濟上多賴開攝影公司的嶺梅周轉接濟，或代為推銷作品，日常生活中，他們同命相憐，互道甘苦，故款中有「吾與子何時得少休耶？」的嘆息。

農曆七月二十六日，大千移居阿根廷前，特為嶺梅妻子雲白作前述〈美人障扇圖〉外，又贈〈擬古冊〉（十頁）和其他刊於《梅雲堂藏大千畫》及藝術圖書公司版《張大千畫》（畫譜、畫論）多件；表達友情外，可能也有補償某些債務的意味。

大千這位海峽兩岸都極力爭取的藝術家，除家鄉友人、弟子、繼嫂和子侄利用信件和親情催駕返鄉，遠在北京的好友，也多方敦促。

前在大吉嶺時，齊白石由香港轉信，先說得到人民政府妥善的照顧，希望大千也回去看看。繼言生活清苦，想寄兩幅作品，請大千在海外代為出售；只要一百美金。事後大千告訴謝家孝：

「唉，這話可令我心酸囉，齊先生的畫豈只值一百美金？我的畫只在日本的裱工，小小的一幅，往往就要一百多美金的工錢？當時我趕緊請香港的朋友，立刻代我匯一百美金給他，我也回了信，自然不要齊先生寄畫來。」

〈簪花圖〉所題「呢晏慶」數字，不由得一陣默然。

「呢晏慶」或作「呢燕樓」，因收藏〈韓熙載夜宴圖〉而取的室名，他計畫中未來到阿根廷曼多灑的畫室仍以呢燕樓為名，如今名蹟北去，空餘樓名，真是一種諷刺。無奈現實殘酷，他向心一解釋：

「我珍藏的寶貝當然是捨不得的！可是多年來的觀賞，仔細研究，自信已畫得精妙！有能力時要掌握，該捨時也要放得開！」（註八）

話說得灑脫豁達，但究竟只是自我安慰之辭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四十一年夏，大千正為移居阿根廷籌款、忙碌之際，適逢嶺梅四十誕辰。大千賀禮是幅裱成立軸的設色團扇。陂陀上面，安臥著一隻印度特有的覆斗牛。背景是繁花盛放的桃樹，在淺藍色的襯托下，有種春天的清新和喜悅。肩背凸起的白牛，造型奇特，神情安祥，和大千題識相互呼應：

「嶺梅四弟生年屬牛，今年四十矣，為寫天竺覆斗牛，代三多之祝。放牛桃林之野，吾與子何時得少休耶？則又為嘖嘖不已也。壬辰夏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圖一）



圖一 大千祝高嶺梅四十誕辰的〈覆斗牛〉

大千又是一聲長嘆：

「其實，我想就是要他寄，也寄不出來的！」（註九）

大千移家阿國前，收到徐悲鴻、葉淺予來信，述說大陸的新氣象，盼大千回大陸共創新局。大千托帶的信中，謝謝老友關心，並盼諒解目前不能回大陸。

大千到阿國後的一首明志詩，可看作對關心他去國的友人的答覆：

「猿啼鶴怨苦相將，豈戀江湖滯異鄉？晚歲無能祇強強，平生好事餘踉蹌。昇仙已厭燒丹懶，載酒猶嫌問字忙，小草從來非遠志，自安榆枋不高翔。」



圖二 大千行書明志詩的扇面

雪狸圖，農曆十一月下旬畫寄目寒妻子紫虹，紫虹愛貓，大千以工細手法寫出一隻臥在洋蘭旁的玉眼白毛波斯貓。紫紅色的花朵，墨綠色的蘭葉，把貓襯托得暖洋洋的，異常舒適。上方行書得滿滿的，從新居中的人口、傭僕、花木和牲畜的數量，一一詳記。未識：

「客中有此，亦不復落寞矣。因憶吾紫虹娣，酷喜狸奴，輒寫生其一，遠寄台灣，詳書以上種種，知其近況耳。」

壬辰十一月十八日，八兄爰。

〈移居圖〉，作於四十二年春天，飽享田園與天倫之樂的大千，先詠詩，再乘興作移居圖：

「且喜移家深復深，長松拂日柳垂陰，四時山色青宜畫，三疊泉聲淡入琴。客室正當新釀熟，花開笑倩老妻簪，近來稚子還多事，黯綠篇章學苦吟。」（註十）

這幅寄贈目寒的移居詩和圖，看在同樣離鄉背井的溥心畬眼中，感慨尤深，他題：

「莽莽中原亂不休，道窮浮海尚遨遊，夷歌卉服非君事，何處堪容昵燕樓。」

「開張天岸馬，奇異人中龍」；大千曾在黨國元老趙恆惕處見到清道人舊藏陳搏（希夷）仙聯。傳說修鍊於華山的

這首詩，於民國七十年重書扇上，故款書：

「三十年（疑漏前字）客曼多灑舊作。」（圖二）

△△△△△

當東方的中國漸入深秋，阿根廷卻是春夏之交、百花怒放的季節。緋紅、粉白的夾竹桃，長得又高又大。使他驚異地發現，在四川早已絕種，北京故宮才看得見的太平花，竟開於異域。七里香多得不能勝數。在阿根廷西南部與智利接壤的曼多灑，他租賃一棟聳立在兩畝大花園中的洋樓，依舊命名為「呢燕樓」，不知是否紀念已失去的〈韓熙載夜宴圖〉？

園中已有大量的花木和不同於中國櫻桃的櫻桃樹。廣闊的園圃，成了他帶去的六隻白猿和黑猿、四頭駿犬及八隻貓的樂園；可喜的是遷居不久，就誕生了八隻乳狗。好在有一大群子侄照顧園中一切，不同於在大吉嶺的日子；只有夫婦二人和三、四歲的心沛、襁褓中的心印。阿國魚肉價格出奇的便宜，對喜好美食的大千不啻一大福音，他心滿意足地告訴友人：

「我暫時可以安定下來了。」

大千喬遷的喜悅，也透過〈波斯玉眼雪狸圖〉（圖二）和〈移居圖〉，傳達給遠在台北的張目寒夫婦。



圖三 大千為張目寒夫人作〈波斯玉眼雪狸圖〉

陳搏善睡，往往一睡就是一百多日。大千因作〈陳希夷酣睡圖〉，心奮大為欣賞，形容是圖深得「黑甜三昧」。其後酣睡圖為人所據，心奮慙患大千重畫一幅。大千乘移居已定，在為目寒夫人作

波斯雪狸圖同時，爲心奮重作一幅〈陳希夷酣睡圖〉，上題：

「靜院花飛不見春，綠垂風動日鱗鱗，千山烟沸何由定，多事應嘲手種人。」（註十一）

民國四十一年年底，最爲大千賞識依重的侄兒心德，因肺結核（一說，係急性盲腸炎）逝世，令大千悲痛不已。心德承嗣善子，大千常說他把善子子女看得比親生子女更爲重要；這就是爲甚麼後來以五千金供心素訪問白宮、把繼嫂、嘉德及其子女先後接出海外的原因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四十二年一癸巳年的農曆正月下旬，行年五十五歲的大千，第二次到美國旅行。

原定降落紐約的飛機，因霧改降華盛頓，等到幾經波折，終於抵紐約時，可急壞了在紐約機場等待接他的汪亞塵、王濟遠、張孟休、王季遷等藝壇人士。

當他們爲大千到訪，連日歡飲唱酬之際，另一位寓美嶺南畫家王少陵趕來相聚。少陵藏有徐悲鴻畫的〈神駿圖〉，善子訪美時曾應少陵之請，在圖上補繪勁草並加題跋；不意大千一見此畫，竟感傷中來，惆悵良久，拈筆題道：

大千先以筆毛已經散開的禿筆，蘸墨少許，在紙面上又擦又掃，牛毛一般看來有些雜亂的細線，很快地便形成了重疊疊嶂和溪流、飛瀑的大體。隨之細心整理，點染出房舍和人物，稍施淡墨及花青、赭石之類顏色，便成了一幅生氣勃勃的山水畫。

多年前在上海，吳湖帆曾對大千作品有「野狐禪」之譏，他知道王季遷是湖帆高足，畫完新牛毛皴山水，笑對張孟休幽了一默：

「季遷先生如果看到這樣畫法，會說這是『野狐禪』！」（註十三）

農曆三月，大千由美返阿。在國內此時梅子漸圓，黃梅雨接踵而至，阿根廷則是金風送爽的秋天，園中黃菊綻放。當他再次啓程，要途經日、港，轉道台灣舉行畫展時賦：

「三月天南蘿菊新，當中還插滿頭勻；眼前百事俱顛倒，肯信淵明亦愛春。」一癸巳三月暮離阿根廷菊已盛開拈二十八字記之（註十四）

在東京，大千先爲一位友人畫對鏡梳妝的〈思春美人〉，復於以前常來賞荷的不忍池畔飲光移，作少女伏案假寐的〈春暈〉圖；此圖到台灣後，贈與徐悲鴻的前妻蔣碧薇，款書：

「癸巳夏五還台灣，題似碧薇法家教正。弟張爰。」（圖四）

「癸巳二月既望，予從阿根廷重來紐約，少陵道兄見過旅舍，出示此圖，悲鴻病廢故都，仲兄虎痴下世匆匆十四年，世亂罔極，還鄉無日，雖有奔霄騰霧之志，亦安所歸耶！」（註十二）

大千此跋，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：有的大千研究者，誤以爲這是大千首次訪美，跋中的「重來紐約」，可以作爲參考。徐悲鴻在北京患腦溢血的時間爲民國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，經住院治療和在家休養，到了四十一年十月初，大體康復，漸能爲文、訪友和處理校務，只因音訊阻隔，至使大千感傷。

參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，欣賞館中珍藏的我國古畫，大千自覺大有收穫，在館中發現到一幅他人贗作的〈張大千山水〉，又頓時成了陪去友人的趣談。大千則以一幅所作〈峨嵋山水圖〉留贈，彌補館方收藏贗作的遺憾。

波士頓西方，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學中文圖書館，該館中文圖書之豐富，使大千嘆爲觀止。

一行人回到紐約後，大千爲張孟休畫的一幅山水冊頁，又成了大家討論的話題。

元末黃鶴山樵王蒙，擅以牛毛皴、解索皴繁複的皴法，狀寫崇山峻嶺。學習古人而不泥於古法的大千略加變化，無以名之，不妨稱「新牛毛皴」法。

在日本流連一個多月，到了香港所賃的九龍寓所，他以那永無休止的畫筆，先做趙孟頫筆法爲嶺梅夫人畫奇石蘭花。接著又畫了幅〈魚樂圖〉。



圖四 張大千贈徐悲鴻前妻蔣碧薇的〈春暈〉圖

〈魚樂圖〉條幅上方，寫盛開的芙蓉，陡峭的石崖下面，數尾八大山人風格的游魚，在平靜無波的秋水中嬉戲。大千對這幅作品並不滿意，一直收存到十餘年後，才補加款識；歸於嶺梅收藏：

「〈魚樂圖〉，此十年前在九龍寓居戲效石濤、八大合作，用筆輕軟，不足存也。爰翁癸卯春題。」（註十五）

大千這次畫展，是應監察院長于右任邀請舉辦，寓居于右任在北投的招待所；由于氏在大千先人遺墨題詞上，可感覺到右任的一番憐才心意：

「天涯人老忘途遠，君莫話前游，風雲激蕩，閩河冷落，賢者飄流。一枝名筆，三年去國，萬里歸舟。依依何事？先人遺墨，並此神州。」——黃鐘（人月圓）（註十六）

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雄獅美術》月刊期一四七頁四一〈大風堂情緣〉，蔡文怡撰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四。
- 三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四六四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五〇註一。
- 五、《張大千——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的巨匠》頁二八二、三三〇注釋三，水星文化出版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七。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六。

- 八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四六四。
- 九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〇八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六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四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五三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五四。
- 十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五。
- 十五、〈蘭石〉、〈魚樂圖〉，見於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四六、四七。
- 十六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五五。

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四五。
- 二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五圖五一（摺扇反面）
- 三、《無人無我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十七，國立歷史博物館。
- 四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五圖一九。

